

## 光阴故事

## 绿豆往事

林志贞

夏季农事里有一项小活——摘绿豆。摘绿豆在南丰话里称“jian”绿豆,是“拣”或“捡”,就不得而知了。绿豆在我家饭桌上出现的次数不多,主要以夏日里绿豆粥的形式居多,还有,妈妈会用绿豆发豆芽当菜。总之,我家对绿豆的需求是不求多只求有,所以绿豆的播种也就比较随性,最常见的是点种在每垄番薯藤的两侧。

六七月的骄阳下,绿豆荚由绿渐黑,里面的绿豆成熟了。来不及摘回的话,豆荚就裂了,绿豆滚进泥地里,成了自由成长的种子,经一段时间阳光雨露滋润,小豆苗一点点长高,在风里亭亭玉立。绿豆荚的成熟时间参差不齐,一株豆秸上的豆荚有绿有黑,得挑拣着摘。所以,这不是就可谓之“拣绿豆”,而非“捡绿豆”?

摘绿豆的活倒是不累,还可以现吃嫩豆,唯一的不足就是番薯地里无遮无挡,晒得人头顶冒烟,而我们的防晒装备最多就是一顶草帽或一条毛巾。不过想着几天之后就可以喝到甘甜的绿豆粥,我们的干劲还是足足的。摘回的绿豆荚晒上一两天就可以搓荚了,此时,很多豆荚已自动裂开,所以真正需要搓的并不多,将它们倒在箩筐或者簸箕里用棒槌捣,不仅搓得快还不会扎手。所以,摘绿豆的记忆总的来说是快乐的。

既然是用了“总的来说”,就说明伴随摘绿豆这活出现在我记忆里的,还有不快乐的一面。确实,即使现在想起,我心里依然有着沉重的愧疚感。我家老屋旁边有一口水塘,除了养鱼,也是周围邻居的浣洗之处。有一天,我从窗口看到邻居小女孩在池塘边洗花手绢。女孩小我三两岁,正蹲在石板上认真搓洗。无意的一瞥,让我看到了她身后石头上放着的一块粉色肥皂,比我们家里用的肥皂漂亮多了。那一刻,鬼使神差,我悄悄出门,偷偷走近,取走了她身后的肥皂。女孩洗好手绢,回身却发现肥皂不翼而飞,找着找着就哭了。我装作循声出现,尽管无比心虚,却显得毫不知情。问清缘由后,我说肥皂会不会是掉到水里了。水里自然捞不到肥皂,小女孩哭哭啼啼回家了。

那日下午在地里摘绿豆的我,心里沉甸甸,无比压抑。我不知道小女孩回去后会跟大人怎么说,会不会怀疑我,她妈妈会不会来我们家找肥皂?我甚至想着把肥皂还回去,就说被我捞到了。一下午我心猿意马,绿豆边摘边掉都没发现。

到家后,风平浪静,没人上门,我长舒了一口气。摘绿豆时预想了无数次的还肥皂计划,终究还是没有勇气实施。尤其是听到邻居家传来小女孩挨打的嚎哭声时,我更不敢拿出那块肥皂了。晚饭我也没心情吃,躺在竹板床上无精打采。妈妈摸了摸我额头,说我是大下午顶着日头去地里,“憋”到“日头气”了。她去厨房,准备用米汤冲碗蛋花让我发发汗,好得快一些。我心里更难受了,只好装睡。那块粉色肥皂我自然不敢拿出来用,一直丢在角落里。

如果仅限于此,时过境迁,说不定哪天我在街上偶遇她,还可以提起那块肥皂,让往事成为一份回忆。可现实却那般让人心痛。就在那个暑假,一场车祸让小女孩的生命戛然而止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320国道上车并不多,可就是那么不幸,卡车经过时,女孩从岔路口飞奔而出。

那块肥皂,我再也还回去了。

时至今日,我依然会想起,那个午后在绿豆地里,我心里的这份忐忑、慌张和压抑。

## 凡人世界

## 我的启蒙老师

管艳艳

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父亲。从记事起,我就见父亲每天捧着书,到哪儿都带着,早晨带着书走,傍晚带着书回。

我好奇地问母亲:“父亲干啥去了?”母亲说:“去镇上教书了。”我问:“父亲为啥要教书?”母亲说:“书上有字,字里有做人的道理。字识多了,书看多了,就开了眼界,有了本事。”懵懵懂懂中,我猜想书肯定是个“好东西”!

晚上父亲到家,我扑向父亲。父亲把书递给母亲,抱起我亲了亲。母亲嗔怪,快下来,你爸累一天了。母亲说着端上饭菜,一家人高高兴兴吃起来。

吃过晚饭,母亲麻利地收拾桌子,父亲打开书看起来,一边看,一边写。我连忙凑过去,想一

看究竟。父亲的书上圈圈点点、勾勾画画,书眉上密密麻麻写着蝇头小楷,看得我云里雾里不知何意。我不禁问父亲,书中有啥?父亲微笑着说,书中有人物,有故事,等你长大读书会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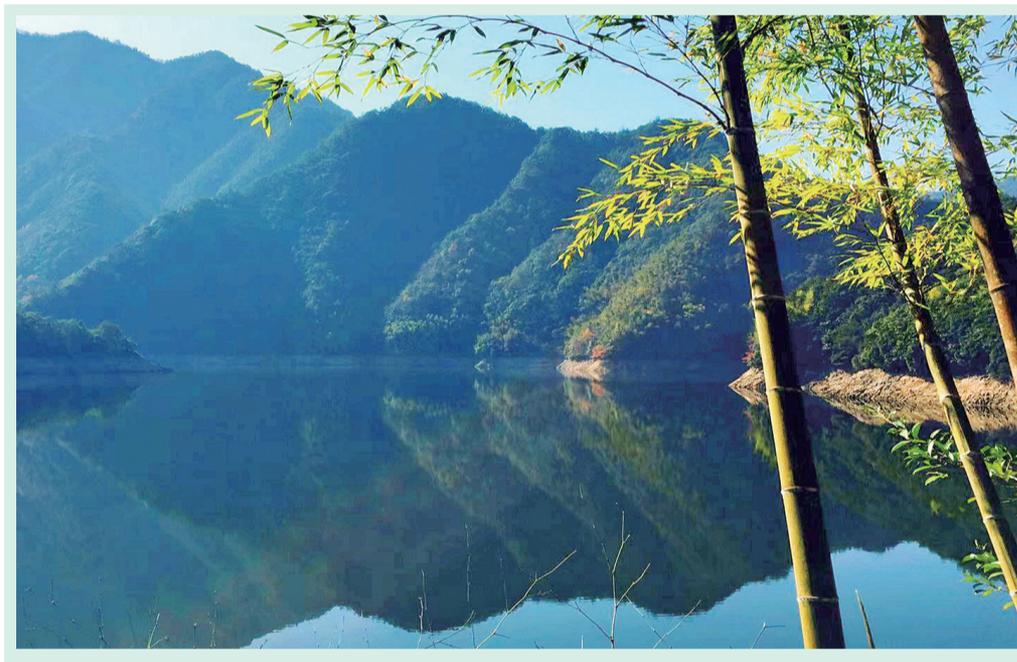
我五岁时,父亲开始教我识字。小院里,椿树下,霞光中,父亲拿树枝在地上教我识字写字:一撇一捺支撑起一个大写的“人”,两个人为“从”,三个人为“众”,众人拾柴火焰高,团结起来力量大;人累了靠在树边想“休息”;手搭在目上为“看”……父亲深入浅出,手把手教。我兴趣盎然,专心致志。日积月累,我的识字量猛增,小人书《小英雄雨来》《哪吒闹海》《大闹天宫》基本能读下来。

父亲经常给我讲故事,女媧补天,后羿射日,神农尝百草,黄帝擒蚩尤……把我带人多姿多彩的神话世界。等我稍稍长大,父亲又跟我讲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。在父亲的引导下,我每日与书为伴,其乐无穷。

等我再长大,父亲带我在晨光中诵读唐诗宋词,在灯光下研习楚辞汉赋,经年累月,锲而不舍。

后来,我考取师范院校,追随父亲成为一名教师。父亲对我说,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,教师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启明星。身为人师,自当博学多闻,谨言慎行;学而不厌,诲人不倦;言传身教,为人师表。

感谢父亲,引我走向读书之旅,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。



青绿

汤青摄

## 流金岁月

## 站在阳台俯瞰树

吴金娟

许多年前,我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,房子和我爷爷同龄,老得像要随时倒下一样。一楼住人,二楼储物,几乎没人会上二楼,楼板上厚厚一层灰。我喜欢待在院子里,矮墙上长满野草,这些野草就是我童年最忠实的伙伴。没事的时候,我就蹲在矮墙边摘野草、撒泥土,玩“过家家”。

偶尔,一抬头,我的目光被一棵梨树吸引。那是隔壁小爷爷栽的,高大的树干几乎与他家的厨房烟囱持平,茂盛的枝叶越过矮墙“攻城略地”。我一仰头,一阵阵饭菜香混合着梨子成熟时散发出的果香冲击着鼻腔,这香味常让我神往。

后来,我离开家乡,远离了老房子、矮墙和那棵“越墙”的梨树。

在县城居住的日子,我看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,不再是蹲在矮墙边近距离仰望,而是站在自家阳台上远距离俯瞰。

十几年里,我住过三个小区。起初,我住在南湖边。小区里栽种着各色树木,灌木和乔木

高低错落,春夏时节枝繁叶茂。我家阳台的正下方有一棵枇杷树,一到季节就挂满黄澄澄的果实,像是给树冠点缀了“宝石”,不过这“宝石”保留不了多长时间,就会被人们摘取,除了树顶的几颗孤零零站在风中,等候着被风吹落的命运。阳台对面的绿地上,三五棵李树站立在栏杆旁,被满树果实压弯了腰,过路的人似乎对李子不感兴趣,任由李子掉落一地。我站在阳台上,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这一切。

后来,我家搬到了芹江边。站在阳台往外望,江东南路两侧的行道树、芹江两岸的柳树、樱花树映入眼帘。阳台正下方的行道树,像一把把撑开的绿伞,给过往的行人遮风挡雨。一排排停在道路泊位的车子也接受着大树的庇护,整齐有序。马路对面的芹江岸边,一排柳树倚岸而立,迎着江风,跳着欢快的舞步。最令人期待的,是隔江远望的樱花大道。芹江对岸的马路边,不知何时栽种了樱花树,站在阳台远眺对岸

的樱花,总是给人无限憧憬。

因为房间不够住,我们第三次搬家,置换到了县城的商场隔壁。对比前两次居住的湖边、江边,这次是热闹有余而风景不足了。十几幢小高层楼,合围出一个小区的大致轮廓,楼下开辟出一大一小两块长方形的草坪,周边栽种树木,有的树同路灯一般高,有的树长到三四层楼那么高,大树下是一簇一簇的灌木丛。我家阳台正好处在小区的中轴线上,站在阳台,一览无余。连接各幢楼房的是低矮的商铺,商铺的顶上除了各家的空调外机,就是人们栽种的各种绿植盆栽,这一抹抹绿色点缀在水泥铺就的房顶上,使得灰扑扑的水泥地也有了生气。

我乘电梯下楼,母亲带着小雍和小团在楼下的桂花树下挖沙玩,他俩偶尔抬头仰望的桂花树,如同我童年仰望的梨树一样树冠如伞、苍翠欲滴。我坐在树下,看着他俩,瞬间想起乡下的树和我的童年。